

史诗性文化巨著

枯谷山



吴越著

恩仇记

Kuo Cang Shan En Chou Ji

貳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篇历史文化小说

括苍山恩仇记

修订评注珍藏本

(第二册)

吴越著

阿印评注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括苍山恩仇记 / 吴越 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4

ISBN 7-104-02067-5

I. 括… II. 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0942号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特约编辑: 王玉 崔黄亮

美术编辑: 李翠

封面设计: 孙曙

括苍山恩仇记

吴越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2000千字 889×1194毫米 1/32开本 79印张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104-02067-5/I·821 全四册定价: 120.00元



【第二十七回】叔叔叫我送去的两样东西，金太太打开来看了以后，爱得了不得。（见第616页）



【第三十五回】金太太一手拿纸一手拿笔走到本良身边，拉起他的一只右手，把墨均匀地涂满了他的食指，在那张写满了字的什么文书上一按。（见第811页）



【第四十二回】林炳这会儿肚子正饿得厉害，顾不得冷酒凉菜，提起锡酒壶来，嘴对嘴儿地一口气灌下半壶去。（见第958页）



【第四十四回】“吴立德，你的架子还真不小哇！我一早就打发人去请你，怎么挨到这时候才来呀？”（见第1006页）



【第四十六回】好像有人在林炳身后猛击一掌似的，只见他连长袍下摆都来不及撩，就直挺挺地跪下了。（见第1058页）



【第四十八回】“好肥的山鸡呀！买两只吃不？”（见第1075页）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 盗亦有道，恶讼师传打官司诀窍 563
夜无虚夕，骚公鸡比登徒子好色

第二十七回

- 严刑吏治，众口交誉站笼魔力 590
金钱美女，豁然领会财色神通

第二十八回

- 阴差阳错，赛周仓拍马打保正 623
理屈词穷，林团总吹牛赖工钱

第二十九回

- 求雨祭天，金鸡太爷一篇奇文攘旱魃 641
赏雪烤肉，婉嫔夫人半点灵犀设酷刑

第三十回

- 肩挑炉担，大虎县城里访消息 675
手断铁链，小虎学官前显神力

第三十一回

举棋不定，吴石宕人难决是进是退 695
贪得无厌，地保公差趁机又诈又敲

第三十二回

森罗殿前，未见阎王先受小鬼三分气 716
地府门边，为阎阴曹同表众人一片心

第三十三回

软硬兼施，大老爷狗脸儿猫脸儿变戏法 731
官民倒置，小百姓正面儿反面儿揭疮疤

第三十四回

三生有幸，翠花儿心许林团总 752
一箭双雕，李梅生计害雷一鸣

第三十五回

冷水浇头，囹圄里縲绁中新尝穿鼻面 781
烈火烧身，杏花雨芦花雪再加烤肉丸

第三十六回

暗渡陈仓，相好心中另恋相好 815
明施夏楚，能人圈外更有能人

第三十七回

旱鸭下水，蠢牛娃舞文弄墨输妹妹 831
狡兔上山，俏马驹格物致知服哥哥

第三十八回

为播福音，洋教士越俎代庖杜撰切音字 852
求消祸事，土和尚寻师访友智激隐居人

第三十九回

铜锤大嫂，苦练惊人本事胜男子867
红衣小姐，愣砸站笼铁锁救阿爹

第四十回

小施奇计，村夫猎户城隍庙定策886
大闹县城，英雄好汉白水山聚义

第四十一回

苦口婆心，为劝离群劣马走正路925
忠肝义胆，誓送害人瘟神上西天

第四十二回

假设现场，小淫妇身归阴曹成烈女957
微服验尸，大老爷假借公事了私情

第四十三回

知趣告退，典史守备无计可献981
出谋划策，瞽目蠢驴硬充军师

第四十四回

步步进逼，林国梁狐假虎威下战表989
节节败退，吴立德人模狗样纳降书

第四十五回

报仇雪恨，月娥放冷箭行刺1019
晕头转向，林炳大白天见鬼

第四十六回

假传圣旨，林炳抄家封岩碰壁1037
情急智生，小顺装神弄鬼成功

第四十七回

夜路夜话，干叔叔语重心长诲干侄 1065
山村山祠，亲舅舅更深人静等亲甥

第四十八回

舒洪街头，机灵鬼犯疑演假戏 1074
雷家寨里，英雄汉怀旧说真情

第四十九回

贪财图利，范二秃乔装改扮当奸细 1116
冤家聚头，谢三哥隐恨藏仇演戏文

第五十回

同心协力，小兄弟寨子口设滚木 1152
骨肉相认，老穷婆落虎崖诉冤仇

第二十六回

盗亦有道，恶讼师传打官司诀窍 夜无虚夕，骚公鸡比登徒子好色

林国栋死后第四十九天，做完了最后一场断七结愿佛事，焚化了纸钱银锭和纸人纸马纸糊的灵屋等等烧活儿，撤去了灵座灵床孝幔挽幛，送走了超度亡魂的尼僧道士，远近吊客也渐渐地各自散去。一场惊师动众、轰动一方的丧事，就这样烟消云散，完事大吉了。

林家兄弟两个，根据礼制，脱下断七之内穿的生麻布丧服，换上了断七之后穿的熟麻布丧服，深居简出，在家里守孝居丧。一面打发丧事以后的一应未了事宜，一面静候县里太爷发牌票来提审。

看看又过了二十几天，已经到了腊月初头，官司上的事情，竟如泥牛入海，连一点儿消息动静都没有。林炳心中不禁狐疑起来，猜不透金太爷的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跟兄弟和媳妇儿一商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让林焕留在家里将息养伤，捎带着照应家务，自己带上旺儿，雇一乘小轿，一径投城里来，打算到衙门里找门上探听探听消息，要是还没有动静的话，就上个禀帖催上一催。

到了县里，依旧在学宫东头去年住过的那家高升客棧里安顿了。想起自己衙门里人头不熟，门径生疏，就连写个禀帖，都不知道程式格局，少不了还得上老讼师李联升家里去走一遭儿。

这次林府大出丧，李联升父子因为与林家有主仆关系，如果亲自前去奔丧，名份上有点儿不好安排，所以借个因头派人把一份儿体体面面的丧礼送上门去，父子二人都没露面。林炳这次登门拜访，一者请教打官司的门路，二者也算是答谢李家丧礼的意思。于是就备了四式果点，叫来旺儿拿着，两人一前一后，径投后街李家而来。

李家住的是后街一所独门独院儿的朝南房子，北房五间，厢房

四间，正对大门儿，是一个很大的客厅。李家以刀笔为业，每天进出的人颇多，故此大门儿整天开着，并没有人拦阻。

林炳上次来过这里，今天再次登门，已经熟门熟路了，没让来旺儿去问讯，径直就迈进了大门儿。鹅卵石砌的天井里，东西两面各有一架条石长案，放几盆兰花、菊花、山茶、干枝梅之类。这时候，有的枯黄，有的凋零，有的连花蕾都还未吐，正是什么花儿都不开的季节。迎面的客厅上，正中挂着一幅巨幅中堂：整张的宣纸上，写着二尺见方的“旦白”⁽¹⁾两个大字，笔锋雄健，苍劲有力。上款缺如，下款落的是“吏隐山隐吏醉笔”拳头大一溜儿行草。林炳不知这“旦白”二字出自何典，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吏隐山隐吏是何等样人。中堂的两边，是四扇屏条儿，写的是正草隶篆四体的一篇唐太宗《百字箴》。中堂的下面，放一张精雕细刻的红木画桌，正中央供着一台大座钟；两边花瓶、帽筒、小插屏⁽²⁾一应俱全，画桌前面，紧接一张方桌，东西两边靠墙各有两张太师椅夹着一张高脚茶几，都是红木雕花儿，跟画桌成堂配套的。茶几面前，各放一个白铜痰盂。

林炳在厅前滴水檐下的台阶儿上伫立片刻，为的上次是夜间来的，未曾细看李家的陈设气派；这回时间充裕，就驻足仔细地观光了一番。早有一个老苍头⁽³⁾出来动问姓名来历，报了进去。正好李家父子都在家里，一听说是老东家的大孙少爷又是新任壶镇团防局总办林举人专诚来拜，一齐接出屋来，让到书房里落座。

书房设在东厢房，里面的布置，比起客厅来，又是一种款式。除了靠窗一张大书桌上放着水盂、砚台、笔架、镇纸这些中式文房用具之外，几案上陈设的，墙壁上张挂的，就大都是些洋玩意儿了。一个古铜的耶稣蒙难像，足有一尺多高，放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房间，代替了“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两幅画在布上的洋画，绷在宽边儿框架上，挂在基督的两边；红木的书架上，除了《大清律例》之类的线装书外，一部硕大的烫金硬面洋装本《圣经》十分显眼地供在正当中。这种不伦不类颇不协调的装饰布置摆设，加上小

讼师李梅生脖子上挂的那个行动坐卧绝不离身的白银十字架，说明了这家人家不单跟衙门和县太爷关系密切，就是跟教会和洋大人之间，关系也非比一般。正是这种亦土亦洋，兼收并蓄，衙门教会，两头投靠的双重关系和力量，把他们父子捧上了台盘，挤进了县城里头面人物的行列。

客人坐下，家人送上茶来，把来旺儿带到下房去歇息。这里主客寒暄之后，老讼师李联升先开口说：

“去年秋天一别，时刻挂念。节后听说大世兄仕途顺利，今秋乡试高高得中，正待打点为世兄道贺呢，不意噩耗传来，令尊堂竟以知命之年即撒手仙去，丧生于匪徒之手，实在令人可悲。回想老堂翁在世的日子，何等显赫，何等权势，别说是区区些许毛贼，就是那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不单不敢正眼儿觑着堂翁，隔长不短儿的，还得孝敬个万儿八千的，恩情堂翁照应呢。谁想到‘龙入浅滩被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府上那样积善的人家，居然遭此变故，真是令人痛心！自打接到讣闻，舍下合家大小一连多少日子，都是夜不安寝食不知味。想我追随堂翁，闯荡半生，多承堂翁提携，方才挣下了这份儿家业。令尊堂谢世，本应亲赴祭奠，哀哀尽礼；怎奈正值揽下一宗官司来，也是好几条人命的奇冤大狱，小可爷儿俩都分拨不开，脱身不得，百般无奈，只得打发家人专诚送一份儿挽幛香烛菲礼薄仪去，另外在家里设一席水酒哭奠遥祭一番，心中方才略感轻松一些。俗务缠身，有失礼仪，当面向世兄谢罪吧！”

林炳明知道李家和林家有主仆长僚的名份儿，如今李家在县里也是个名声颇大的讼师，已经挤进了缙绅的班次，要是真去祭吊起来，班辈位次很有点儿不好安排，所以只好暂且回避，宁可担失礼的罪名，却不愿在人前失去面子，老讼师这一番真假掺半的话，无非是应酬客套而已。林炳心里尽管明镜似的，却也不得不欠身道谢说：

“老世伯说到哪里去了。林炳不肖，祸延考妣，为不法匪徒所害，令我兄弟幼失怙恃⁽⁴⁾，实在是罪孽深重，万死难赦。世伯世兄公务繁忙之中，委专人莅寒舍执绋⁽⁵⁾祭奠，又送来如此丰厚的一

份儿奠仪，实教林炳兄弟于心不安，今日特地专程造府面谢。另外，顺便还想有烦世伯代写禀帖一纸，明天递进衙门里去，催请太爷早日发出牌票来提审一千人犯，以便早日伸雪不白奇冤，慰父母亡灵于泉下。务必请世伯大笔一挥，感激不尽！”说罢，唏嘘几声，站起来深深一揖。

老讼师赶紧站起来还揖一礼，口称：

“不敢，不敢，自当效劳。”

小讼师李梅生在一旁却接过话茬儿去说：

“前几天正大绸布庄为一件买卖债务上的官司和解了，两造借五味和菜馆楼上请客。席上闲话中，我听县里刑名师爷说起府上这件案子，好像内中还有什么文章呢。他说：两月前太爷去壶镇验尸，回衙以后，就把尸格和初审笔录发了下来，叫叠成案卷，说是五十天后，交承审委员提审。谁知到期稿案门上⁽⁶⁾把牌票送请太爷标殊，内签押房的书办却又传出话来说：这件案子太爷要亲自过堂，叫过些日子再提审，连我们这位丁拐儿师爷都觉着纳闷儿，不知道太爷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林炳听小讼师说到衙门里的什么刑名师爷又叫什么“丁拐儿”师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打断了他的话头，问了一句。小讼师哈哈一声笑了出来，正要答话，老讼师却把话茬儿接了过去说：

“大世兄涉世不深，又不是官场中人，这些官场上的事情，想必也是不大理会的。我先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师爷’。师爷，是明清两代地方官署中正堂主官聘请来帮助自己办事的人员。为案件官司如何审判出谋划策的，叫做刑名师爷，管理税金钱粮进出分派的，叫钱谷师爷，管理来往公文的，叫做文牒师爷，各人各管一摊儿，互不相干。他们并无官职，不领朝廷薪俸，只能算是主官的佐理，由主官按月或按年支付束脩。当师爷这个行当，官场上称为作幕、佐治或佐幕。师爷又称为幕友、幕宾、幕客、幕僚、馆宾、宾师、西宾、西席、老夫子、等等。‘师爷’是对幕友的俗称，也是最普通、最流行的叫法。师爷自称庸书、庸笔。聘请师爷的主官，